

心經附注 三四

漢書門類	九三九三	七一三	九	二
函號	架冊	架冊	架冊	架冊

內閣文庫	漢書	九三九三	九	三
函	架冊	架冊	架冊	架冊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9393
冊數	2 ( 2 )
函號	299 4

0 1 2 3 4 5 6 7 8 9 10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Kodak Gray Scale

C Y M

© Kodak, 2007 TM: Kodak



心經附註卷三

淺草文庫

西山真氏



孟子曰牛山之木嘗美矣以其郊  
 大國也斧斤伐之可以為美乎  
 是其日夜之所息雨露之所潤非  
 無萌蘖之生焉牛羊又從而牧之  
 是以若彼濯濯也人見其濯濯也

以為未嘗有材焉。此豈山之性也哉。雖存乎人者，豈無仁義之心哉。其所以放其良心者，亦猶斧斤之於木也。旦日而伐之，可以為美乎。其日夜之所息，平旦之氣，其好惡與人相近也者，幾希。則其日晝之所為，有梏亡之矣。梏之反覆，則其

夜氣不足以存，夜氣不足以存，則其違禽獸不遠矣。人見其禽獸也，而以為未嘗有才焉者，豈是人之情也哉。故苟得其養，無物不長；苟失其養，無物不消。孔子曰：操則存，舍則亡。出入無時，莫知其鄉，惟心之謂與。

朱子曰：良心者本然之善心，即所謂仁義之心也。平旦之氣，謂未與物接之時，清明之氣也。好惡與人相近，言得人心之同然也。幾希不多也。梏桷也，反覆展轉也。言人之良心，雖已放失，然其日夜之間，亦必有所生長。故平旦未與物接，其氣清明之際，此心必猶有發見者。但其發見至微，而日晝所為之不善者，又已隨而枯亡之。如山水既伐，猶有萌蘖而牛羊又牧之也。晝之所為既熾，則必有以害其夜之所息。夜之所息既薄，則愈不能勝其晝之所為。是以展轉相害，至於平旦之氣，亦不能清。

而不足以存其仁義之良心也。○又曰：孔子言心操之，則在此，捨之則失去。其出入無定時，亦無定處。孟子引之，以明心之神明不測，危動難安。如此不可頃刻失其養也。○程子曰：心豈有出入，亦以操舍而言耳。操之之道，敬以直內而已。○愚聞之師曰：此章之指，最為要切。學者宜熟玩而深省之。○附註：范純夫之女，讀子學操存章，曰：孟子不識孟心，豈有出入？伊川先生聞之，曰：此女雖不識孟心，却能識心。或問：伊川言純夫女却，能識心一段，意心不是死物，須把做活看。亦爾，則是釋氏入定坐禪樣。存者只是於應事接物之時，事事中理便。

是存若只是兀然守在這裏忽有事至吾前操底便散了却是舍則亡也。○又曰絕夫知而不知孟子此女實是實不勞攘故云無出入而不知入有出入猶無病者不知人之疾痛也。○**蘭**  
**溪范氏曰**君子之學本於心心不在焉則視簡不見聽諷不聞此其於口耳之學猶莫之入也况窮理致知乎是以學者必先存心心存則本立本立而後可以言學蓋學者覺也覺由乎心心且不在何覺之有孟子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是心不存殆將晦昧僻違觸情從欲不能自別於物尚安所覺哉然心雖未嘗不動也而有所謂至靜彼紛紜于中者浮念耳邪思

耳物交而引之耳雖百慮煩擾而所謂至靜者固自若也君子論心必曰存亡云者心非誠亡也以操舍言之耳人能知所以操之則心存矣孟子曰養心莫善於寡欲養以寡欲使不誘於外此存心之權輿也。**范氏**此段謂學者覺也及謂心非誠謂存心在至靜而權輿于寡欲亦有合于周子之說。○**朱子**蒼石子重書曰孔子言操存舍亡出入無時莫知其鄉四句而以惟心之謂一句結之正是直指心之體用而言其周流變化神明不測之妙也若謂其舍亡致得如此走作則孔子言心體者只說得心之病矣聖人

立言命物之意恐不如此兼出入兩字有善有惡不可皆謂舍亡所致也又謂心之本體不可以存亡言此亦未安若所操而存者初非本體則不知所存者果為何物而又何必以其存為哉偶記胡文定公所謂不起不滅心之體方起方滅心之用能常操而有則雖一日之間百起百滅而心固自若者自是好語但讀者當知所謂不起不滅者非是塊然不動無所知覺也又非百起百滅之中別有一物不起不滅也但此心瑩然全無私意是則寂然不動之本體其順理而起順理而滅斯乃所

以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者云爾○或問牛山之木一章朱子曰夜氣如雨露之潤良心如萌蘖之生人之良心雖是有枯亡而彼未嘗不生枯如被他禁械在那裏更不容他轉動亡如將自家物失去又曰日夜之所息却是心夜氣清不與物接平日之時即此良心發處惟其所發者少而日晝之所枯亡者展轉反覆是以夜氣不足以存矣如睡一覺起來依前無狀又曰良心當初本有十分被他展轉枯亡則他長一分自家止有九分明日他又進一分自家又退止有八分他日會進自家日

會退此章極精微非孟子做不得別人縱有此意

亦形容不得石山金氏曰此章孟子切於救人山中

亦相對而養之得失又在操舍之間程子又發敬

以直內一句指示操存之方可謂切要學者讀之

急宜警省存得則人存○問人心紛擾時難把捉

不得則禽獸吁可畏哉

日真箇是難持把不能又又被事物及閑思慮引

將去孟子牛山之木一章最要着又曰這箇不

別人事雖是難亦須自著力常惺惺不要放倒覺

得物欲來便著緊不要隨他去若說把持不得勝

他不美是自壞也更說甚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

○程子曰學者患心慮紛亂不能寧靜此則天下

公病學者只要立箇心此上頭儘有商量

操存多出於思慮紛擾故先儒屢屢言之然求其

所以操而存者豈有他術哉亦日靜以養之敬以

持之而已今據其論操存之○又曰人多思慮不

能自寧只是作心主不定惟是止於事為人君止

於仁之類如舜之誅四凶四凶已作惡舜從而誅

之舜何與焉人不止於事只是攬他事不能使物

各付物物各付物則是役物為物所役則是役於

物有物必有則須是止於事

西山真氏曰程子又嘗言人有四百四病

皆不由自家只是心須教由○又曰人心作主不

定正如一箇翻車流轉動搖無須更停所感萬端

若不傲一箇主恣生奈何張天祺嘗言約數年自  
上著牀便不得思量才不思量後須強把這心來  
制縛亦須寄寓在一箇形象皆非自然○又曰君  
實嘗患思慮紛亂有時中夜而作達旦不寐可謂  
良自苦人都來多少血氣若此則幾何而不摧殘  
以盡也其後告人曰近得一術常以中為念則又  
是為中所亂中又何形如何念得也只是於名言  
之中揀得一箇好字與其為中所亂却不如與一  
串數珠之愈也夜以安身睡則合眼不知苦苦思  
量箇甚只是不以心為主他日又曰君實近午病  
漸較斂放得下也○

此言則知太賢德業之進日新之功不  
以壯而健老而衰學者所當深省也○又曰有  
謂因苦學而至失心者學本是治心豈有反為心  
害其氣不盛然而能不病無倦怠者只是一箇慎  
生不恣意其於外事思慮儘悠悠○又曰司馬子  
微作坐忘論是所謂坐馳也宋子曰人心至靈主  
宰萬變而非物所能  
牽故才有執持之意即是此心先自動了此程夫  
子每言坐忘即是坐馳而其指示學者操存之道  
雖曰敬以直內而又有以敬直內便不直矣之云也○又曰人於夢寐間亦  
可以卜自家所學之淺深如夢寐顛倒即是心志  
不定操存不固宋子曰寤與鬼交而成寐心在其  
間依舊能思慮所以做出夢若心  
神安定夢寐  
亦不至顛倒○張子曰心清時少亂時多其清時



視明聽聰四體不待羈束而自然恭謹其亂時反  
是何也蓋用心未熟客慮多而常心少也習俗之  
心未去而實心未定也人又要得剛剛則守得定  
不回進道勇敢朱子曰橫渠說做工夫處便精切  
似二程二程資稟高潔淨不  
用工夫橫渠資稟有偏駁夾雜處他大段用工夫  
來觀此言說得來大段精切○又曰客慮是泛泛  
底思慮習俗之心便是從來習○朱子曰今日學  
者不長進只是心不在焉嘗記少年時在同安夜  
聞鐘聲聽其一聲未絕此心已自走作因是警省  
乃知為學須是致志○又曰李先生說人心中大  
段惡念却易制伏最是那不

來底念慮相續不斷難為驅除今看得來是如此  
○又曰人有一正念自是分曉又從旁別生一小  
念漸漸放闊去不可不察○謝顯道從明道先生  
於扶溝明道一日謂之曰爾輩在此相從只是學  
某言語故其學心口不相應盍若行之請問焉曰  
且靜坐先儒論主靜者自明  
道先生以下凡得九條○伊川先生每見  
人靜坐便歎其善學○邵康節先生於百原深山  
中閉門齋獨處其中王勝之常乘月訪之必見其  
燈下正襟危坐朱子曰看康節這  
人須極會處置事  
被他神閑氣定不動聲氣須處置得精明他氣質  
本清明又養得純厚又不曾用了心他用那心雖夜深亦如之

都在緊要上被他靜極了所  
以看得天下事理如此精明○朱子曰主靜夜氣  
一章可見○問程子常教人靜坐如何曰亦是他  
見人要多慮且教入收拾此心耳初學亦當如此  
○又曰延平先生嘗言道理須是日中理會夜裏  
却去靜處坐地思量方始有得其依此說去做真  
箇是不同○又曰今人皆不肯於根本上理會如  
敬字只是將來說更不做將去根本不立故其他  
零碎工夫無湊泊處明道延平皆教人靜坐看來  
須是靜坐○先生問伯羽如何用工曰且學靜坐  
痛抑思慮曰痛抑也不得只是放退可也若全閉

眼而坐却有思慮矣又言也不可全無思慮無邪  
思耳○又曰心未嘗過事時須是靜臨事方用便  
有氣力如當靜時不靜思慮散亂及至臨事已先  
倦了伊川解靜專處云不專一則不能直遂閑時  
須是收斂做事便有精神○程子曰操約者敬而  
已矣按先儒論持敬者自邵伯溫問心術最難  
如何執持程子曰敬又曰敬勝百邪○朱子曰程  
是敬之一字有力○又曰入道莫如敬未有能致知而不  
在敬者今人主心不定想心如寇賊而不可制不  
是事累心乃是心累事當知天下無一物是合少

得者不可惡也

問程子謂格物窮理但立誠意以

意工夫在格致後今乃云先立誠意始去格物毋

乃反經意與潛室陳氏曰程門此類甚多如致知

用敬亦是先侵了正心誠意地位蓋誠敬二字通

貫動靜始末耳是於格致之先更有敬工夫在

只是欲立箇主人翁耳不然皆妄○西山真氏曰

一事有一事之理人能安定其心須其理以應之

則事皆得所心亦不勞若擾攘焉以私心處之則

事必不得其當而其心亦無須臾之寧人徒知為

事之累心不知乃心之累事也○又曰大凡人心不可二用於

一事則他事不能入者事為之主也事為之主尚

無思慮紛擾之患若主於敬又焉有此患乎

或問

之主一段疑當使心為事主不可使事為主曰

事為之主只是此心收在一事上不奔走作耳伊川

欲以數珠與○橫渠先生嘗言吾十五年學箇恭

温公之類

而安不成明道先生曰可知是學不成有多少病

謝氏曰凡恭謹必勉強不安肆安肆必放縱不

在恭恭如勿忘安如勿助長正當勿忘勿助長之

間子細體認取○問橫渠只是硬把故不安否朱

子曰他只是學箇恭自驗見不熟不是學箇恭

又學○又曰學者須敬守此心不可急迫當栽培

深厚涵養於其間然後可以自得但急迫求之只

是私已終不足以達道

或問持敬覺不甚安朱子

曰初學如何便得安除是

孔子方恭而安初要持敬也須勉強但覺見有此

子放去便收斂提撥起敬便在這裏常常相接又

後自熟○問今於下工夫之時不痛自警策而處

栽培涵泳恐或近於放倒南軒張氏曰敬守此心

栽培涵泳正是下工夫處若近○朱子曰敬乃聖

於放倒則何栽培涵泳之有

門第一義徹頭徹尾不可頃刻間斷○又曰敬所

以抵敵。人欲人常敬則天理自明。人欲上來不得。又曰敬是箇扶策人底道理。人當放肆怠惰時才敬便扶策得此心起。常常恁地雖有些放僻邪侈意思也。自退聽。○問居常持敬於靜時最好。及臨事則厭倦。或於臨事時著力則覺紛擾。不然則於正存敬時忿忿為思慮引去。是三者將何以勝之。曰今人將敬來別做一事。所以有厭倦為思慮引去。敬只是自家一箇心常惺惺便是。不可將來別做一事。又豈可指擎跏曲拳塊然在此而後為敬。西山真氏曰秦漢以下諸儒皆不知敬為學問之本。至程子指以示人。而朱子又發明之極其

切至。二先生有功于聖門。此其最大者也。○謂許氏曰為學之初。先要持敬。敬則身心收斂。氣不粗暴。清者愈清。而濁者不得長。美者愈美。而惡者不得行。靜而敬。常念天地鬼神臨之。不敢少忽。動而敬。自視聽色貌言事。疑念得一一省察。不要逐物去了。雖在千萬人中。常知有己。此持敬之大畧也。禮記一書。道十萬言。最初一句曰。毋不敬。天下古今之善。皆從敬字上起。天下古今之惡。皆從不敬上生。在小學便索要敬。在大學也。索要敬為子。為臣。為君。為父。皆索要敬。以至當小事。當大事。都索要敬。這一件先能著力。然後可以論學。學又先要窮理。○按許氏生商我。故擾之秋。無所師承。而獨有得于程朱之學。惜乎言語文字不能盡見其可見者。若居敬窮理之類。皆至論也。然則民彝物則。固不與世為存亡。而非豪華傑之士。則亦豈能奮起乎百世之下也哉。○**程子曰**人  
**心常要活。則周流無窮而不滯於一隅。**按聖賢論入操存為難。而程子又以周流不滯為貴。蓋心具寂感。敬兼動靜。非欲為坐禪攝念之。於靜者正

辜釐千里之辨學者所當謹也先儒論敬兼動靜者凡得十一條其列如左

○又曰呂

與叔疑養氣為有助蓋為前日思慮紛擾之要處靜故以為有助前日思慮紛擾又非義理又非事故如是則只是狂妄人耳懲此以為病故要得虛靜其極欲得如槁木死灰又却不是蓋人活物也又安得槁木死灰既活則須有動作須有思慮忠信所以進德者何也閑邪則誠自存誠者存斯忠信也如何是閑邪非禮而勿視聽言動邪斯閑矣以此言之又幾時要身如枯木心如死灰又如絕四後畢竟如何又幾時須如枯木死灰敬以直內

則須君則是君臣則是臣凡事如此大小大直截

也人惡多事或人憫之程子曰世事雖多盡是人動時宜無所不備其敬也○張子曰言有教動有法書有為宵

有得瞬有存息有養朱子曰橫渠此語極好君子必盡日讀書或靜坐存養皆是用功處天地生物以四時運動春生夏長固是不息雖秋冬凋落生意未嘗不在其中學者常喚念此心不死則日有進○按張子動靜交修之功如此真學者法守也

○上蔡謝氏曰事至應之不與之往非敬乎萬物變而此常存矣紛擾之有夫子曰事思敬正謂此

耳○朱子答楊子直書曰身心內外初無間斷所謂心者固主乎內而凡視聽言動出處語默之見

於外者亦卽此心之用未嘗離也。今於其空虛不用之處則操而存之於其流行運用之實則棄而不省此於心之全體雖得其半而失其半矣。然其所得之半又必待有所安排布置然後能存。故存則有揠苗助長之患。否則有舍而不芸之失。是則其所得之半又將不足以自存而失之。孰若一主於敬而此心卓然。內外動靜之間無一毫之隙。一息之停哉。○問敬通貫動靜而言。然靜時少動時多。恐易得撓亂。朱子曰。如何都靜得有。事須著。應人在世間。未有無事時節。自早至暮有許多事。不

成說事多撓亂我。且去靜坐。敬不是如此。若事至前而自家却要主靜。頑然不應。便是心都死了。無事時敬在裏面。有事時敬在事上。有事無事吾之敬未嘗間斷也。故程子說學到專一。時方好。蓋專一則有事無事皆是如此。程子此段這一句是緊要處。○問一向把捉待放下。便覺恁衰頹。不知當如何。曰。這箇也不須只管恁地把捉。若要去把捉。又添一箇心。公若知得放下不好。提掇起來。便是敬。曰。靜坐久之。一念不免發動。如何。曰。也須看一念是要做甚麼事。若是好事當做。須去幹了。或此

事思量未透須著思量教了若是不好底事便不  
要做自家纔覺得如此這般便在這裏○問當官  
事多膠膠擾擾奈何曰他自膠擾我何與焉濂溪  
云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中與仁是發動處正  
是當然定理處義是截斷處常要主靜豈可只管  
放出不收斂截斷二字最緊要○黃直卿勸先生  
且謝賓客數月將息病先生曰天生一箇人便須  
著管天下事若要不管須是如揚氏為我方得某  
却不曾去學得這般學又曰人每欲不見客不知  
不見客必須大病一月似今日與客說話一日却  
覺得意思舒暢不知他門關著門不見人底是如

何過也○朱子以揚氏為我答黃直卿與程子  
以稿木死灰答呂與叔同意見客一事亦與程子  
世事須教人做同意皆○朱子答許順之書曰來  
言動之不可不散也○朱子答許順之書曰來  
論欲棲心淡泊與世少求玩聖賢之言以資吾禪  
養吾真者無一字不有病痛夫人心活物當動而  
動當靜而靜不失其時則其道光明是乃本心全  
體大用如何須要棲之澹泊然後為得且此心是  
箇什麼又如何其可棲也邪○答張敬夫書曰來  
論謂靜則溺於虛無此二字如佛老之論誠有此  
患若以天理觀之則動之不能無靜猶靜之不能  
無動也靜之不可不養猶動之不可不察也但見

一動一靜互為其根敬義夾持不容間斷之意則  
雖下靜字元非死物至靜之中自有動之端焉是  
乃所以見天地之心者而先王之所以至日閉關  
蓋當此時則安靜以養乎此耳固非遠事絕物閉  
目兀坐而偏於靜之謂但未接物時便有敬以主  
乎中則事至物來善端昭著所以察之者益精明  
耳又謂某言以靜為本不若遂言以敬為本此固  
然也然敬字工夫貫動靜而必以靜為本今若遂  
易為敬雖若完全却不見敬之所施有先有後亦  
未為的當也必如所謂要須靜以涵動之所本察

夫動以見靜之所存動靜相須體用不離而後為  
無滲漏也此數語卓然意語俱到當書之座右以  
入觀省○南軒張氏曰程子教人以敬即周子主  
靜之意○又曰一二年來頗專於敬字上勉力愈  
覺周子主靜之意為有味程子謂於喜怒哀樂未  
發之前更恣生求只平日涵養便是此意當深體  
之也西山真氏曰南軒此言蓋合敬靜為一學者宜深味之

孟子曰仁人心也義人路也舍其  
路而不由放其心而不知求哀哉



人有雞犬放則知求之有放心而不知求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

**程子曰**心本善而流於不善所謂放也○**朱子曰**

仁者心之德也程子所謂心譬如穀種生之性乃仁也即此意也然祖謂之仁則不知其切於己故反而名之曰人心則可見其為此身酬酢萬變之主而不可須臾失矣義者行事之宜謂之人路則河見其為出入往來必由之道而不可須臾舍矣

○又曰至貴在我而自失之是可哀已○又曰學

問之事固非一端然皆以求夫不失本心之正而

已無他道也○**程子曰**聖賢千言萬語只是欲人

將已放之心約之使反復入身來自能尋向上去

下學而上達也○此章孟子指示學者用力之方

最為深切學者所宜服膺而勿失也○**附註**程子

**曰**心要在腔子裏又曰只外面有些罅隙便走了

敬便在腔子裏○又曰若不能存養只是說話朱子曰專

人他說底都是取手賢說話且如說廉他且會說得

好說義他也會說得好待他身上處只自不廉只

自不義緣將許多話只是就紙上說廉是題目上

合說廉義是題目上合說義都不關自家身上此

○又曰。今之學者。往往以游夏為小。不足學。然游夏一言一事。却總是實。後之學者。好高如人。游心千里之外。然自身却只在此。邢和叔問伊川先生。謂二周與揚時。似同志。想恐二周未可望揚時。如何。曰。周乎。先兄弟。氣象純明。可以入道。願每勸揚時。勿好著書。好著書。則多言。多言。則宜道。學者要當察此。○問。延平先生言行。朱子曰。他却不曾著書。充養得極好。凡為學。不過是恁地。涵養。將去。初無異義。只是先生。密面。空背。自然不可及。○又曰。解義理。若一向靠書冊。何由得居之安。資之深。不惟自失。兼亦悞人。朱子曰。學者喫緊。是要理會。這一箇心。那紙上說底。全然靠不得。○鄭仲禮問學問之道。朱子曰。若無存養實踐。但欲曉解文義。雖盡通諸經。不錯下字。亦何所益。○

**朱子曰**。學問之道。孟子斷然說在求放心。學者須

先收拾這放心。不然此心放了。博學也是閑。審問也是閑。如何而明辨。如何而篤行。蓋身如一屋子。心如一家主。有此家主。然後能灑掃門戶。整頓事務。若是無主。則此屋不過一荒屋爾。又曰。陳烈初會得。又不記。因讀孟子求放心一段。遂謝絕人事。靜坐室中。數月。後看文字。記性加數倍。又聰明。

○又曰。或者錯看明道之語。謂是收拾放心。遂如釋氏守箇空寂。不知其意。謂收拾。只要存得善端。漸能充廣。非如釋氏徒使空寂而已。○又謂門人曰。自古聖賢教人。也只就這理上用功。所謂放心者。不是走作向別處去。瞬日間便不見。纔覺得便

又在面前不是苦難收拾。公且去提撕便見得。又曰：如今要下工夫，且須端莊存養，獨觀昭曠之原，不須枉費工夫鑽紙上語，待存養得此中昭明洞達，自覺無許多窒礙。恁時方取文字來看，則自然有意味。道理自然透徹，遇事時自然迎刃而解，皆無許多病痛。○又曰：學者為學，未問真知與力行，且要收拾此心有箇頓放處。若收斂都在義理上安頓，無許多胡思亂想，則久久自於物欲上輕於義理上重。○又曰：學者工夫只在喚醒上。掌謂林恪曰：放心不獨是走作喚做放。纔昏睡去也，即是放。○又曰：人常須收斂箇身

心使精神常在，這裏與擔百十斤擔相似，須硬着筋骨擔。○又謂一學者曰：今公擴然有飛揚之心，以為治國平天下，如指諸掌，不知自家一箇身心都安頓，未有下落，如何說功名事業。古時英雄豪傑，須先立其本方以次推及其餘。今公問學都倒了，緩其所急，先其所後，少間使得這身心飛揚，悠遠全無收拾處。而今人不知學底，他心雖放，然猶放得近。今公雖曰知為學，然却放得遠，少間會失心去，不可不覺。○西山真氏曰：仁者心之德也。而孟子直以為人心者，蓋有此心，即有此仁心，而不

仁則非人矣。孔門之言仁多矣，皆指其用功處而言。此則徑舉全體使人知心，即仁。仁即心而不可以一視之也。義者人所當行之路，跬步而不由乎此，則陷於邪僻之徑矣。世之人乃有舍其路而弗由，放其心而不知求者，正猶病風喪心之人，猖狂妄行而不知反也。豈不可哀也哉！雞犬至輕也，放則知求之人心至重也。放而不知求，借至輕而喻至重，所以使人知警也。然則人心之放，何也？欲汨之則放，利誘之則放。心既放，則其行必差。故孟子始以人心入路並言，而終獨諄諄於放心之求，能

求放心，則中有主而行不失矣。求之匪他，以敬自持而一念不敢肆而已。心本非外，縱之則放。求之則存，猶反獲手也。心存則仁存，仁存則動無非理。即所謂義人路也。聖學之要孰先乎此。

孟子曰：今有無名之指，屈而不信，非疾痛害事也。如有能信之者，則不遠秦楚之路，為指之不若人也。指不若人，則知惡之心不若人也。指不若人，則知惡之心不若人也。

不知惡此之謂不知類

**朱子曰**不知類言其不知以類而推之○附註程

子曰人於外物奉身者事事要好只有自家一箇身與心却不要好苟得外物好時却不知道自家身與心已自不好了也○永嘉鄭氏曰覽鏡面自有汗則必滌之振衣而領袖有垢則必濯之居室而几案窗壁有塵則必拂之不如是則不能安焉至於方寸之中神明之舍汗穢垢塵日積焉而不知滌濯振拂之察小而遺大察外而遺內其為不

能及其類不亦甚乎西山真氏曰程子鄭氏之言皆足以警學者故附見焉

孟子曰人之於身也兼所愛兼所愛則兼所養也無尺寸之膚不愛焉則無尺寸之膚不養也所以考其善不善者豈有他哉於已取之而已矣體有貴賤有大小無以小害大無以賤害貴養其小者為小

人養其大者為大人。今有場師舍其梧櫨養其楫棘則為賤場師焉。養其一指失其肩背而不知也則為狼疾人也。飲食之人則人賤之矣。為其養小以失大也。飲食之人無有失也則口腹豈適為尺寸之膚哉。

**朱子曰**賤而小者口腹也。貴而大者心志也。附

**註張子曰**湛一氣之本。攻取氣之欲。口腹於飲食

鼻口於臭味皆攻取之性也。知德者屬厭食而已。不

以嗜欲累其心。不以小官大末喪本焉。爾朱子曰

未感物時湛然純一。此是氣之本。攻取如目之欲色耳之欲聲便是氣之欲。**武夷胡**

**氏曰**治心脩身以飲食男女為切要。從古聖賢自

這裏做工夫其可忽乎。又曰人於一切世味淡薄

謂堂高數仞食前方丈。我得志不為學者。須先除去此等常自激昂便不到得墜墜。

**朱子曰**飲食之人無有失也則口腹豈適為尺寸之膚

之人真箇無所失則口腹之養本無言然人層層  
理會口腹則必有所失無疑是以當知養其大體  
而口腹底他自會去討喫不到得餓了也○南軒  
張氏曰何以爲大且貴人心是已小且賤則血氣  
是已血氣亦稟於天非可賤也而心則爲之宰者  
也不得其宰則倍天道情流爲一物斯爲可賤矣  
人惟不知天理之存故憧憧然獨以養其口腹爲  
事自農工商賈之競乎利以至公卿大夫士之競  
乎祿仕皆然也良心日喪人道幾息而不自知此  
豈不類於場師之舍梧櫟而從事於楸棘治漢者

養其一指而失其肩背者與雖然失其大者則役  
於血氣而爲人欲先立乎其長者則本諸天命而  
皆至理一飲一食之間亦莫不有則焉此人之所  
以成身而通乎天地者也然則可不謹其源哉

公都子問曰鈞是人也或爲大人  
或爲小人何也曰從其大體爲大  
人從其小體爲小人曰鈞是人也  
或從其大體或從其小體何也曰

耳目之官不思而蔽於物。物交物則引之而已矣。心之官則思。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也。此天之所與我者。先立乎其大者。則其小者弗能奪也。此為大人而已矣。

**朱子曰**官之為言主也。耳主聽。目主視。而不能思。是以蔽於外物。心則主思。而外物不得蔽此耳目。

所以為小體。而心所以為大體也。耳目既為小體。而蔽於物。則亦物耳。以外物交於此物。則引之而去。必矣。心雖大體。而能不蔽於物。然或不思。則不得於理。而耳日用事。終亦不免為物所引而去也。此二者所以雖皆出於天賦。而其大者又不可不先立也。○附註荀子曰。耳目口鼻能各有接而不相能也。夫是之謂天官。心居中虛以治五官。夫是之謂天君。聖人清其天君。正其天官。○又曰。虛壹而靜。謂之清明。心者形之君也。而神明之主也。出令而無所受令。

新安倪氏曰。先師云。荀卿以耳目為天官。心為天君。又曰。



心者形之君也。出令而無所受令。即此語以看孟子。予此章甚切。能先立乎其體。所謂天君泰然。百體從之。而從其小體。所謂心為形役者也。立之如。朱子曰。元有思。須是人自家主張起來。此最要緊。又曰。心之虛靈。無有限量。如六合之外。思之即至。前乎千百世之已往。後乎千萬世之方來。皆在目前。人為利欲所昏。所以不見此理。又曰。孟子說先立乎其大者。此語最有力。且看他下一箇立字。昔有人問譙先生為學之道。譙曰。某只是先立乎其大者。他之學亦自有要。卓然豎起。自心便是立所。

謂敬以直內也

孟子曰。飢者其食。渴者其飲。是未得飲食之止也。飢渴害之也。豈惟口腹有飢渴之害。人心亦皆有害。人能無以飢渴之害為心害。則不及人。不為憂矣。

朱子曰。口腹為飢渴所害。故於飲食不暇擇。而失

其正味。人心為貧賤所害。故於富貴不暇擇而失其正理也。○又曰。人能以富貴之故而厭貧賤。則過人遠矣。此章言人不可以小害太。不可以末害本。○附註。孟子曰。人心亦皆有害。丁句。趙氏謂人心為利欲所害。此說甚善。蓋飢渴害其知味之性。則飲食雖不甘。亦以為其。利欲害其仁義之性。則所為雖不可。亦以為可也。

孟子曰。魚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魚而取熊

掌者也。生亦我所欲也。義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義者也。生亦我所欲。所欲有甚於生者。故不為苟得也。死亦我所惡。所惡有甚於死者。故患有所不辟也。如使人之所欲莫甚於生。則凡可以得生者。何不用也。使人之所惡

莫甚於死者。則凡可以辟患者。何  
不爲也。由是則生而有不用也。由  
是則可以辟患而有不爲也。是故  
所欲有甚於生者。所惡有甚於死  
者。非獨賢者有是心也。人皆有之。  
賢者能勿喪耳。一簞食。一豆羹。得  
之則生。弗得則死。噉爾而與之。行

道之人。弗受。蹴爾而與之。乞人不  
屑也。萬鍾則不辨禮義而受之。萬  
鍾於我。何加焉。爲宮室之美。妻妾  
之奉。所識窮乏者。得我與。鄉爲身  
死而不受。今爲宮室之美。爲之。鄉  
爲身死而不受。今爲妻妾之奉。爲  
之。鄉爲身死而不受。今爲所識窮

乏者得我而為之。是亦不可以已乎。此之謂失其本心。

**朱子曰**本心謂羞惡之心。言二者身外之物。其得失比生死為甚。輕細為身死。猶不肯受噉蹴之食。今乃為二者而受無禮義之萬鍾。是豈不可以止乎。蓋羞惡之心。人所固有。然或能決死生於危迫之際。而不免計豐約於宴安之時。是以君子不可頃刻而不省察於斯焉。○**附註**謝良佐問於伊川先生曰。邢恕久從先生。想都無知識。後來極狼狽。

曰。謂之全無知識。則不可。只是義理不能勝利欲之心。便至於此。

孟子此章之意○**朱子曰**某嘗見一種人。汲汲營利求官。

職。不知是勾當甚事。後來思量。孟子說所欲有甚於生者。所惡有甚於死者。非獨賢者有是心也。人皆有之。賢者能勿喪耳。他元來亦有此心。只是他自失了。所以不見義理。或云。他雖是如此。想羞惡之心。亦須萌動。曰。只是如此。濟甚事。今夜愧耻。明日便不做。方是若愧耻後。又却依舊。何濟於事。○**南軒張氏曰**噉爾而不受。蹴爾而不屑。此其羞惡。

之心也。人之困窮。其欲未肆。故其端尚在。至於為萬鍾所動。則有不復顧者矣。日萬鍾於我。何加焉。人能深味斯言。而得其旨。則亦可見外物之無足慕矣。定字陳氏曰。人之喪其良心。固不止於成官室。供妻妾。濟知識三者。人能於此省察之。則知所以過人。不欲而擴天理矣。又是亦不可以已乎。最喚醒人。人之不能為君子。多是不得已而為之。今此三者。豈不可以已而為之乎。此之謂失其本心。尤斷制得明白。失其本心。與前所謂賢者能勿喪耳。正相反。賢者惟克去私欲。故能勿喪其良心。衆人惟汨於私欲。故至於失其本心也。

### 心經附註卷三

### 心經附註卷四

西山真氏

孟子曰。雞鳴而起。孳孳為善者。舜之徒也。雞鳴起。孳孳為利者。蹠之徒也。欲知舜與蹠之分。無他利與善之間也。

**程子曰**言聞者謂相去不遠。所爭毫末耳。善與利

公私而已矣。才出於善，便以利言也。楊氏曰：舜

蹠之相去遠矣，而其分乃在利善之間而已。是豈

可以不謹。然講之不熟，見之不明，未有不反以利

為義者。又學者所當深察也。○或問鷄鳴而起，若

未接物，如何為善。程子曰：只主於敬，便是為善。○

**附註**程子曰：董仲舒有言：正其義，不謀其利。明其

道，不計其功。此仲舒所以度越諸子。朱子曰：仲舒

世所以不如古人者，以道義功利，關不透耳。○上蔡謝氏曰：透得名利，

關方是小歇處。今之士大夫，何足道。能言真如鸚

鵡也。朱子曰：上蔡此言深可畏。須是此處立一問

利與善之間。朱子曰：不是冷水便是熱湯，無那中

間溫吞煖處也。○又曰：天理人欲之分，只爭些子。

故周先生只管說幾字，然辨之，又不可不早。故橫

渠每說豫字。○問事有合理而有意為之，如何曰：

事雖義而心則私，如路好人行之，是路賊行之，亦

是路。合是如此者，是天理起計較，便不是。○又曰：

利與善之間，若纔有心要人知，要人道好，要以此

求利祿，皆為利也。這箇極多般樣，雖所為皆善，但

有一毫歆慕外物之心，便是利了。如一塊潔白物

事，上面只著一點黑，便不得為白矣。○又曰：世間

喻於義者則為君子。喻於利者即是小人。而近年  
一種議論乃欲周旋於二者之間。回互委曲。費盡  
心機。卒既不得為君子。其為小人亦不索性。可謂  
誤用其心矣。昨有李某初上一書。極說道學。恁地  
不好。那時某人在要路。故以此說投  
之。即得超升上州。前日某方赴召。到行在。忽又上  
一書。極稱道學之美。他便道某有甚執要。以此相  
好笑。  
南軒張氏曰。學者潛心孔孟。必求其門。而  
入。愚以為莫先於明義利之辨。蓋聖賢無所為而  
然也。無所為而然者。命之所以不已。性之所以不  
偏。而教之所以無窮也。凡有所為而然者。皆人欲  
之私。而非天理之所存。此義利之分也。自未知省

察者。言之終日之間。鮮不為利矣。非特名位。化真殖  
而後為利也。意之所向。一涉於有所為。雖有淺深  
之不同。其為徇己自私。則一而已。是心日滋。則善  
端遏塞。欲適聖賢之門。墻以求自得。豈非却行而  
望及前人乎。學者當立志以為先。持敬以為本。而  
精察於動靜之間。毫釐之差。審其為秉壤之判。則  
有以用吾力矣。孔子曰。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  
為人。為人者無適而非利。為己者無適而非義。曰  
利。雖在己之事。皆為人也。曰義。則施諸人者亦莫  
非為己也。嗟乎。義利之辨。大矣。豈特學者治己之

所當先施之天下國家一也

朱子曰義也者無所為而然者也此言蓋

可謂廣前聖之未發而同於性善養氣之功者與

辨然伊洛發明未接物時主敬一段工夫更須精

進乃佳爾或無所據以審夫義利之分也此說

尤學者所當知

○象山陸氏曰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

此章以義利判君子小人苟不於切已觀省亦恐

未能有益也人之所喻由其所習所習由其所志

志乎義則所習者必在於義所習在義斯喻於義

矣志乎利則所習者必在於利所習在利斯喻於

利矣故學者之志不可不辨也今為士者固不能

免場屋之得失顧其技與有司好惡如何耳非所

以為君子小人之辨也而今世以此相尚使汨沒

於此而不能自拔則終日從事者雖曰聖賢之書

而要其志之所鄉則有與聖賢背而馳者矣推而

上之則又惟官資崇卑祿廩厚薄是計豈能悉心

力於國事民隱以無負於任使之者哉從事其間

更歷之多講習之熟安得有所喻顧恐不在於

義耳誠能深思是身不可使之為小人之歸其於

利欲之習恒焉為之痛心疾首專主乎義而日勉

焉博學審問謹思明辨而篤行之由是進於場屋

其文必皆道其平日之學習中之蘊不詭於聖人

心經附注

卷四



由是而仕必皆共其職勤其事心乎國心乎民而不為身計其得不謂之君子乎。陳芝問今當讀何書朱子曰聖賢教人都是切己說話不是教人向外只就紙上讀了便了自家今日且剖判一箇義利試自睹當自家今是要人求知要自為己這便是死生路頭曾見陸子靜義利之說否曰未也曰這是他來問康某請他讀書他却說這義理分明是說得好如云康某請只讀書為利如取解後又要得官得官又要改官自少至老自頂至踵無非為利說得來痛快至有流涕者今人初生稍有知識此心便恁豐豐地去了于名逐利漫漫不已其去聖賢日以益遠豈不深可痛惜  
**蘭溪范氏曰善利之念間不容髮一髮之差遂分跲躄學者可不戒且懼哉利不必謂貨利凡有利心皆利也予故發孟子之意為舜跲圖謂夫善利之念起于心者**

其始甚微而其得失之相去也若九地之下與重天之顛又以謂雖舜也一罔念而狂雖跲也一克念而聖人能於危微之際而得之則亦幾矣故又以克念罔念之說繫于舜跲焉。

舜跲圖  
善 舜 罔念 狂  
利 跲 克念 聖

按范氏此圖可與朱子所訂趙氏誠幾圖參觀

孟子曰養心莫善於寡欲其為人  
也寡欲雖有不存焉者寡矣其為

入也。多欲雖有存焉者寡矣。

**朱子曰**欲謂口鼻耳目四肢之所欲雖人所不能無然多而不節則未有不失其本心者學者所當深戒也。○**程子曰**不必沈溺然後為欲但有所向則為欲。○**南軒張氏曰**有所向則為欲多欲則百慮紛紜其心外馳尚何所存乎。○**附註****程子曰**人於天理昏者只為嗜欲亂著他莊子言其嗜慾深者其天機淺此言却最是。○**張子曰**仁之難成久矣人人失其所好蓋人人有利欲之心與學正相

背馳故學者要寡欲。○**呂氏曰**欲者感物而動也治心之道莫善於少欲少欲則耳目之官不蔽於物而心常寧矣心常寧則定而不亂明而不暗道之所由生德之所自成也不存者枯亡之謂寡欲之人則無枯亡之患矣其為人也多欲則好動而無節妾作而失常善端所由喪而天理虧焉故雖有存焉者寡矣。○又曰天下之難持者莫如心天下之易染者莫如欲。○**上蔡謝氏曰**天理與人欲相對有一分人欲即滅一分天理存一分天理即勝一分人欲。○或問謝氏於利如何曰打透此關

十餘年矣當初木段做工夫揀難捨底棄却後來  
漸漸輕至今日於器用之類置之只為合用更無  
健羨底心問於外間一切放得下否曰實就上  
面做工夫來凡事須看根屋柱無根折却便倒樹  
木有根雖剪枝條相次又發如人要富貴要他做  
甚必須有用處尋討要用處病根將來斬斷便沒  
事西山真氏曰上蔡此二段語○問養心莫善於  
寡欲養心也只是中虛朱子曰固是若眼前事事  
要時這心便一齊走出了所以伊川教人直是都  
不去他用其心也不要人學寫字也不要人學作

詩又這不是僻道理是合如此人只有一箇心如  
何分做許多去若只管去閑處用了心到得合用  
處於這本來底都不得力要得寡欲存這心最是  
難以湯武聖人孟子猶說湯武反之也如不遜聲  
色不殖貨利只為要復此心觀放蕩之書一箇大  
受了有甚大事而反復切諫於此見欲之可畏無  
小大皆不可忽○又曰人最不可曉有人奉身儉  
蓄之甚充其操上食糲壤下飲黃泉底却只愛官  
職有人奉身清苦而好色他只緣私欲不能克臨  
事只見這箇重了或云似此等人分數勝已下底

曰不得如此說才有病便不好更不可以分數論  
他只愛官職便殺父與君也敢勉齋黃氏曰孟  
子嘗言求放心矣又言存其心矣操之則存舍之  
則亡心之存亡決於操舍而又曰莫善於寡欲何  
也操存固學者之先務然人惟下心攻之者衆聲  
色臭味交乎外榮辱利害動乎內隨感而應無有  
窮已則清明純一之體又安能保其常存而不放  
哉出門如賓承事如祭夫子之告仲弓操存之謂  
也非禮勿視聽言動夫子之告顏淵寡欲之謂也  
三子之問仁則同而夫子告之異者豈其所到固

有淺深與高城深池重門數柵固足以自守矣內  
茲外宥投隙伺便一有少懈而乘之者至矣良將  
勁卒堅甲利兵掃除妖氛而乾清坤夷矣此孟子  
發明操存之說而又以為莫善於寡欲也雖然寡  
欲固善矣然非真知天理人欲之分則何以施其  
克治之功哉故格物致知又所以為寡欲之要此  
學者所當察也

周子養心說曰孟子曰養心莫善  
於寡欲其為人也寡欲雖有不存

焉者寡矣其爲人也多欲雖有存焉者寡矣予謂養心不止於寡而存耳蓋寡焉以至於無無則誠立明通誠立賢也明通聖也是聖賢非性生必養心而至之養心之善有大焉如此存乎其人而已

附註 朱子曰周子言寡欲以至於無蓋恐人以寡

欲爲便得了故言不止於寡而已必至於無然後可然無底工夫則由於能寡欲到無欲非聖人不能也○又曰誠立謂實體安固明通則實用流行○或問孟子與周子之言有以異乎葉氏曰孟子所謂欲者以耳目口鼻四體之欲人所不能無然多而無節則爲心害周子則指心之流於慾者是則不可有也所指有淺深之不同然由孟子之寡欲則可以盡周子之無欲矣

周子通書曰聖可學乎曰可有要

乎曰有請問焉曰一為要一者無  
欲也無欲則靜虛動直靜虛則明  
明則通動直則公公則溥明通公  
溥矣矣乎

附錄朱子曰一者無欲今試看無欲之時心豈不  
一。人只為有欲此心便千頭萬緒○又曰周先生  
說一者無欲也然這話頭高平急難湊泊尋常人  
如何便得無欲故伊川只說箇敬字教人只就這

敬字上崖法庶幾執捉得定有箇下手處縱不得  
亦不至失要之皆只要人於此心上見得分明自  
然有得耳然今之言敬者乃皆裝點外事不知直  
截於心上求功遂覺累墜不快活不若眼下於求  
放心處有功則尤省力○石子重問心該誠神備  
體用故能寂而感而寂其寂然不動者誠也體也  
感而遂通者神也用也體用一源顯微無間唯心  
之謂與朱子曰此說甚善按此謂誠體神用即周子靜虛動直之意○

伊川先生曰莫說道將第一等讓與別人且做第  
二等才如此說便是自棄雖與不能居仁由義者

差等不同其自小一也言學便以道為志言人便  
以聖為志以以下勅據四條皆論學者當以聖人為師而以聞道為要不可怡於小成而  
若於自畫蓋所謂心學者如此而已雖所言不盡同於周子然則示後覺之意則無有不向者焉  
龜山楊氏曰古之學者以聖人為師其學有不  
至故其德有差焉人見聖人之難為也故凡學者  
以聖人為可至則必以為狂而竊笑之夫聖人固  
未易至若舍聖人而學是將何所取則亦以聖人  
為師猶學射而立的然的立於彼然後射者可視  
之而求中其中不中則在人而已不立之的以何  
為準○又語羅公仲素云今之學者只為不知為

學之方又不知學成要何用此事體大須是曾著  
力來方知不易夫學者學聖賢之所為也欲為聖  
賢之所為須是聞聖賢所得之道若只要博古通  
今為文章作忠信愿慤不為非義之士而已則古  
來如此等人不少然以為聞道則不可且如東漢  
之襄處士逸人與夫名節之士有聞當世者多矣  
觀其作處責以古聖賢之道則畧無毫髮影相  
似何也以彼於道初無所聞故也今時學者平居  
則曰吾當為古人之所為才有一事到手便措置  
不得蓋其所學以博古通今為文章或志於忠信

愿越不為非義而已。由是觀之學而不聞道猶不學也。○朱子曰：凡人須以聖賢為己任。世人多以聖賢為高而自視為卑。故不肯進抑不知稟性與常人一同。安得不以聖賢為己任。自開闢以來。生多少人。求其盡己者。千萬人中無一二。只是滾同。枉過一世。詩曰：天生烝民。有物有則。今世學者。往往有物而不能有其則。中庸尊德性而道問學。數句乃是徹首徹尾。人性本善。只為嗜慾所迷。利害所逐。一齊昏了。或問明性須以敬為先。曰：固是。但敬亦不可混淪說。須是每事上檢點。論其大要。只

是不放過耳。大抵為己之學。於他人無一事。下須

聖賢千言萬語。只是使人反其固有而復其性耳。

微菴程氏曰：學聖賢所知之道。無他。主敬以立其本。窮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踐其實而已。其反躬也。必以無欲為敬。以無息為誠。以日新為德。以富有為業。以一民一物不被其澤為己任。以天下後世不傳此道為己憂。而此心此道之全體妙用。皆在其中矣。龜山所謂以聖人為師。猶學射而立的者。此也。所謂學聖賢之所為。必欲聞聖賢所得之道者。此也。程子曰：言學便以道為志。言人便以聖為志。且非體之。以身從容默會。而有深功驗。之以心超然自得。而有餘味者。能之乎。

程子曰：顏淵問克己復禮之目。子

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



八糸... 卷四 十二  
非禮勿動。四者身用也。由乎中而  
應乎外。制於外所以養其中也。顏  
淵事斯語所以進於聖人。學者宜  
服膺而勿失也。因箴以自敬言其視  
箴曰。心兮本虛。應物無迹。操之有  
要。視為之則。蔽交於前。其中則遷。  
制之於外。以安其內。克己復禮。久

而誠矣。其聽箴曰。人有秉彝。本乎  
天性。知誘物化。遂亡其正。卓彼先  
覺。知止有定。閑邪存誠。非禮勿聽。  
其言箴曰。人心之動。因言以宣。發  
禁躁妄。內斯靜專。矧是樞機。與戎  
出好。吉凶榮辱。惟其所召。傷易則  
誕傷。煩則支已。肆物忤出。悖來違

非法不道欽哉訓辭其動箴曰哲  
人知幾誠之於思志士勵行守之  
於為順理則裕從欲惟危造次克  
念戰兢自持習與性成聖賢同歸

**附註**朱子謂人曰程子云制於外所以養其中  
這一句好看又曰視與看見不同聽與聞不同  
如非禮之色若過目便過了不可有要視之之心  
非禮之聲若入耳也過了不可有要聽之之心

源慶

**輔氏曰**人之視最在先過不當視者才起一問  
念要視他便是非禮故當以是為攝心之則  
視箴何以特說心聽箴何以特說性曰互換說也  
得然諺云開眼便錯視所以就心上說人有秉彝  
本乎天性道本自在這重却因雜得外面言語來  
誘之聽所以就性上說白雲許氏曰聽雖主於聲  
為學得之於簡冊傳聞者皆聽類也若於事物之  
來應之或差猶可改也至於學問之差為心術之  
害遂至於亡其性則不可救藥矣聽言之邪正其可畏也如此又曰言箴上四  
句是說身上最取切處須是不躁妄方始靜專自  
家這心自做主不成如何去接物下云矧是樞機  
與我出好四句是說謹言底道理下四句却說四

項病痛

程氏後心曰言有不順理處即是心有

言順理矣然亦須就言上做工夫又曰思是動

之微為是動之著這箇是該動之精粗蓋思於內

不可不誠為於外不可不守看文字須得箇骨子

諸公且道動箴那箇是緊要答曰順理則裕曰要

連從欲惟危都是這是生死路頭

動則舉一身而言故動箴兼心說謂內而心之動

外而身之動皆出於正未裏如一則天理流行若

強制於外而動於中者或未盡善則又曰四箴

病根不除未為得也此即慎獨工夫又曰四箴意思都

一棒一條痕一摑一掌血者○又曰四箴意思都

該括得盡四箇箴有說多底有說少底多底減不

得少底添不得只是須要自家下工夫實見是如

何看這意思都克去已私無非禮之視無非禮之

聽無非禮之言無非禮之動這是甚麼氣象這便

是渾然天理這便是仁

范氏心箴曰范范堪輿俯仰無垠

人於其間眇然有身是身之微太

倉稊米參為三才曰惟心爾徃古

心經付註

卷四

五

來今孰無此心。心為形役，乃獸乃禽。惟口耳目手足動靜，投間抵隙，為厥心病。一心之微，眾欲攻之，其與存者，嗚呼幾希。君子存誠克念，克敬天君，泰然百體從令。

附註問所載范箴不知范從誰學。朱子曰：不曾從。又但他自見得到說得此件物事如此好，向見呂伯恭甚忽之問，似恁地說話，人也多說得到須取。

他則甚曰：正為少見有人能說得如此者，此意蓋

有在也。雲峯胡氏曰：念即思之謂而敬，即存誠之方也。一誠足以銷萬偽。一敬足以敵千邪。

所謂先立乎其大者，莫切於此。○朱子既有取于范氏之箴，又為觀心說以訂釋氏之繆。尤有功干聖學。今據附之。庶學者曉然知此之正也。當勉彼之邪也。當辨小至於末而多惑云。

問佛者有觀心之說，然乎曰：心者人之所以主於身者也。一而不二者也。為主而不委客者也。命物

而不命於物者也。故以心觀物，則物之理得。今彼有物以反觀乎心，則是此心之外復有一心，而能

管乎此心也。然則所謂心者，為一邪？為二邪？為主邪？為客邪？為命物者邪？為命於物者邪？此亦不待

較而審其言之謬矣。或者曰：若子之言，則聖賢所謂精一。所謂操存者，皆何為哉？應之曰：此言之相似而不同。正苗莠朱紫之間，而學者之所當辨者也。夫謂人心之危者，人欲之萌也。道心之微者，天理之奧也。心則一也，以正不正而異其名耳。惟精惟一，則居其正而審其差者也。紕其異而反其同者，也能如是，則信執其中而無過不及之偏矣。非以道為一心，人為一心，而又有二心以精一之也。夫謂操而存者，非以彼操此而存之也。舍而亡者，非以彼舍此而亡之也。心而自操，則亡者存，舍而

不操，則存者亡耳。然其操之也，亦曰不使且晝之所為，得以枯亡其仁義之良心云爾。非塊然兀坐以守其炯然不用之知覺，而謂之操也。大抵聖人之學，本心以窮理，而順理以應物。如身使臂，如臂使指，其道夷而通，其居廣而安，其理實而其行自然。釋氏之學，以心求心，以心使心，如以口斷口，以目視目，其機危而迫，其途險而塞，其理虛而其勢逆。蓋其言雖有若相似者，而其實之不同，蓋如此也。然非夫審思明辨之君子，其亦孰能無惑於斯邪？  
問未發之前，惟當敬以持養。既發之後，又當敬以察之。然既發之情，是心之用，審察於此，未免

以心觀心之病如何。朱子曰：已發之處，以心之本體權度審其心之所發，恐有輕重長短之差耳。所謂物皆然，心為甚。是也。若欲以所發之心別求心之本體，則無此理矣。

朱子敬齋箴曰：正其衣冠，尊其瞻視，潛心以居，對越上帝。足容必重，手容必恭。擇地而蹈，折旋蟻封。出門如賓，承事如祭。戰戰兢兢，罔敢或易。守口如瓶，防意如城。洞洞屬屬，

屬罔敢，或輕不東，以西不南，以北。當事而存，靡他其適。弗貳以二，弗參以三。惟心惟一，萬變是監。從事於斯，是日持敬。動靜弗違，表裏交正。須臾有間，私慾萬端。小火而熱，不冰而寒。毫釐有差，大壞易處。三綱既淪，九法亦斁。於乎小子，念哉。

敬哉墨卿司戒敢告靈其至

**附註**問敬齋箴朱子曰此是敬之目說有許多地

頭去處又曰須臾之間以時言毫釐之差以事言

問毫釐有差天壤易處北溪陳氏曰此非謂此

小事不敬便能做大病是言大病痛只在微細處

失起故千里之繆差之毫釐然亦當思微細處差

失似甚小可何故便到天地變亂綱淪九法數

殆難以空言解釋須多歷人情事變之熟乃知此

不敬之為害端的處專乎甚可畏而非理明義精

亦不能發到此真可為切已箴也

○問敬齋箴後

面少性從容不迫之意欲先生添數語曰如何解

迫切今未會下手便要從容不迫却無此理除非

那人做工夫太段迫切然後勸他勿迫如人相戰

未會交鋒便要引退今未會做工夫便要開後門

然亦不辭迫切只是不會做做著時不患其迫切

其但常覺得寬緩底意思多耳

○勉齋黃氏曰此箴是從粗說入精從淺入深又曰動靜不違表裏

交正是一篇綱領○西山真氏曰敬之為義至是

無復餘蘊有志於聖學者宜孰復之○臨川吳氏

曰敬齋箴凡十章章四句其一言靜無違其二言

動無違其三言表之正其四言裏之正其五言心

總前六章其八言心不能無適之病其九言事不能主上之病其十總結一篇其言持敬工夫周且悉矣。求放心齊路曰天地變化其心孔仁成之在我則主于身其主伊何神明不測發揮萬變立此人極畧刻放之千里其奔非誠曷有非敬曷存孰放孰求孰亡孰有誠伸在

臂反覆惟手防微謹獨茲守之常切問近思曰惟以相

**附註**朱子自序云為程正思作按正思名端蒙荆安人遷番陽從學

朱子所著有小學序訓諸書○朱子謂學者曰自古無放心底

聖賢一念之微所當深謹心不專靜純一故思慮不精明要須養得此心虛明專靜使道理從此流出乃善○與呂子約書曰孟子言學問之道惟在求其放心而程子亦言心要在腔子裏今下向耽著文字令此心全體都奔在冊子上更不知有已



便是箇無知覺不識痛癢之人雖讀得書亦何益  
於吾事邪○答荷叔京書曰因良心發見之微猛  
省提撕使心不昧則是做工夫底本領本領既立  
自然下學而上達矣若不察於良心發見處即渺  
渺茫茫無下手處也多識前言往行固君子之所  
急某向來所見亦是如此近因反求未得箇安穩  
處却始知此未免支離如所謂因諸公以求程氏  
因程氏以求聖人是隔幾重公案曷若默會諸心  
以立其本而其言之得失自不能逃吾之鑒邪○  
勉齋黃氏曰心者神明之舍虛靈洞徹具衆理而

應萬物者也然耳目口鼻之欲喜怒哀樂之私皆  
足以爲吾心之累也此心一爲物欲所累則奔逸  
流蕩失其至理而無所不至矣是以古之聖賢戰  
戰兢兢靜存動察如履淵冰如奉槃水不使此心  
少有所放則成性存存而道義行矣此孟子求放  
心之一語所以警學者之意切矣自秦漢以來學  
者所習不曰詞章之富則日記問之博也視古人  
存心之學爲何事哉及周程倡明聖學以繼孟子  
不傳之緒故其所以誨門人者尤先於持敬敬則  
此心自存而所以求放心之要旨歟

尊德性齋銘曰惟皇上帝降此下  
民何以予之曰義與仁維義與仁  
維帝之則欽斯承斯猶懼弗克孰  
昏且狂苟賤汗卑淫視傾聽愆其  
四支褻天之明嫚人之紀其此下  
流衆惡之委我其鑒此祇栗厥心  
有幽其室有赫其臨執玉奉盈須

史顛沛任重道悠其敢或怠

**附註**朱子自序云內弟程允夫以道問學名齋予

謂當以尊德性易之允夫請銘因為作此

**朱子曰**尊德性而道問學博

我以文約我以禮兩邊做工夫都不偏

尊德性道問學二者不可有偏重之失其見

曰若於道理上看未精便須於尊德性上用功若

德性上有不足便須於講學上著力二者並行庶

互相發明可到廣大輝光之地○又曰學者工夫

互相發明可到廣大輝光之地○又曰學者工夫

唯在居敬窮理二事此二事互相發能窮理則居  
敬工夫日益進能居敬則窮理工夫日益密○答  
馮作肅書曰居敬窮理二者不可偏廢偏廢則德  
孤無所利矣○答孫敬甫書曰程夫子言涵養必  
以敬而進學則在致知此兩言者如車兩輪如鳥  
兩翼未有廢其一而可行可飛者也其間蓋有全  
出於異端而猶不失於為己者其他則皆飾私反  
理而不足謂之學矣○答王子充書曰今日之弊  
務講學者多關於踐履實踐履者又遂以講學為  
無益殊不知因踐履之實致講學之功使所知益

明則所守日固與彼區區口耳之間者固不可同  
白語矣○朱子曰痛理會一番如血戰相似然後  
涵養將去因自云其如今雖便靜坐道理自見若  
未能識得涵養箇甚朱子中歲恐學者文條之  
功不逮而或至於不振日擇  
善之未精而或流於異學之空虛也○又曰萬事  
在窮理經不正理不明者如何地持守也只是空  
○問致知涵養先後曰須先致知後涵養問伊川  
言未有致知而不在敬如何曰此是大綱說○又  
曰其不敢自昧實以銖累寸積而得之○答汪大  
初書曰嘗聞學之雜者似博約者似陋惟先博而

後約然後能不流於雜而不捨於陋也故中庸明  
善居誠身之前大學誠意在格物之後此聖賢之  
言可考者然也○按學欲博不欲雜欲約不欲陋乃五峯胡氏之言○答趙  
民表書曰古人之學以致知為先致知之方在乎  
格物格物云者河南夫子所謂或讀書講明義理  
尚論古人別其是非或應接事物而處其當否皆  
格物之事也格物知至則行無不力而遇事不怠  
其無立矣○答劉公度書曰天下事物之理方冊  
聖賢之言皆須子細反復究竟至於持守却無許  
多事若覺得未穩只有默默加功著力向前耳今

聞廢書不講而反以持守之事為講說之資是乃  
兩失其宜下稍弄得無收殺只成得杜撰捏合而  
已○答范文叔書曰尹和靖門人贊其師云不哉  
聖謨六經之編耳順心得如誦已言要當至此地  
位始是讀書人耳○答劉定夫書曰要得學者息  
却許多狂妄身心除却許多閑雜說話著實讀書  
初時儘且尋行數墨文之自有見處最怕人說學  
不在書不務佔畢不專口耳下稍說得張皇都無  
收拾只是一場太脫空直是可惡○答劉季章書  
曰趁此光陰未至晚暮之時做些著實基礎積累

將去只將排比章句玩索文理底工夫換了許多  
杜撰計較別尋路脉底心力須是實有用力處久  
之自然心地平夷見理明徹庶幾此學有傳不至  
虛負平生也○朱子曰伊川只說一箇主一之謂  
敬無適之謂一只是如此別更無事某向來自說  
得尊德性一邊輕了今覺得未是上面一截便是  
一箇坏字有這坏字學問之功方有措處朱子  
學者專講說而廢涵養將流於言語文字之陋而不自覺故又於尊德性為重既為程允夫作銘且屢有懲于從遊者蓋定論也故心經以是終焉後之學者誠力於斯而不知所歸宿則德可修道可疑而作聖之功可幾矣  
今據附凡十一條○又曰不尊德性則懈怠弛

慢矣學何從而進

或人請諸經之疑先生既答之復曰今雖盡與公說公盡曉得

不於自家心地上做工夫亦不濟事○又曰如今理會道理若不識箇頭都是閑話這源頭是甚麼只在身上上固有底仁義禮智皆廣而充之若火之始然泉之始達這箇是源頭見得這箇了方可以講學恰如人知得合當行只假借聖賢言語作引路一般○一日謂諸生曰其愚學者談空說妙姑欲令先通曉文義就文求意下梢頭徃徃又只守定冊子上言語却看得不切已須是將切已看玩味入心力去行之方有所益問平日讀書時似亦有所見既釋書則別是一般不知病根安在曰此乃不末之於身而專求之於書固應如此古人曰為仁由口而由人乎哉凡吾身日用之間無非道書則所以接湊此心耳故必先求之於身而後求之於書則讀書方有味  
○問向蒙見教讀書須要涵養須要浹洽因言孟

子千言萬語只是論心。七篇之書如此看是涵養工夫。否曰某為見人讀書。幽恭所以說讀書須當意思硬要差排看書。豈是如吾友所說又觀貼一件。涵養之說乃杜元凱優而柔之之意。曰亦不用如此解說。所謂涵泳是子細讀書之異名也。大率與入說話便是難某只說一箇涵泳。一人硬未差排。轉只是添得解說。此是隨語生解。支離蔓蔓少間展做工夫。全無把握。可知是使人說學是空談。○葉賀孫問。往承誨。只就窮理說較多。此來如尊德性致廣大。極高明。上一截數數蒙提警。此意是如何。曰。已前也說了。只是夾雜說。但覺得近日諸公去理會窮理工夫多。又自漸漸不看身已。又曰。今在某門者。其於考理。非不精當。說得來。置水不漏。然所為。顯倒錯繆。全然與所知者相反。人只管

道某不合引他。如今被他累却。不知渠實是理會得某如何。不與他說。然所為皆馳者。只是不曾在源頭上用功。○廖德明問。今只論涵養。却不講究。只是徒然耳。雖能閑邪存誠。慾念窒慾。至處事差失。則奈何。曰。未說到差處。且如所謂居處恭。執事敬。若小恭敬。便成放肆。如此類。不難知人。却放肆不恭敬。如一箇太公至止之路。甚分明。不肯行。却尋得一線路。與自家私意合。便稱是道理。今人每每如此。○答項平父書。曰。所論曲折。及陸國正語。三復懷然。所警於昏惰者。厚矣。大抵子思以來教人之法。惟以尊德性道問學兩事為用力之要。今子靜所說專

是尊德性事而熹平也。所論却是道問學上多。所以爲彼學者多持守可觀而看得義理全不子細。又別說一種杜撰道理。遮蓋不肯放下。而熹自覺雖於義理上不敢亂說。却於緊要爲己爲人上多不得力。今當反身用力去短集長。庶幾不墮一邊耳。○答林擇之書曰。涵養一節。疑古人直自小學中涵養成就。所以大學之道只從格物做起。今人從前無此工夫。但見大學以格物爲先。便欲只以思慮知識求之。更不於操存處用力。縱使窺測得十分。亦無實地可據。大抵敬字是徹上徹下之

意。格物致知乃其間節次進步處。○答劉子澄書曰。日前爲學緩於反己。追思凡百多可悔者。所論著文字亦坐此病多無著實處。回首茫然。計非歲月功夫所能救治。以此愈不自快。前時猶得敬夫伯恭時惠規。益得以警。暑二友云亡耳中絕不聞此等。今乃深有望於吾子。自此惠書痛加鑄誦。乃君子愛人之意也。○又曰。近覺向來爲學實有向外浮泛之弊。不惟自誤。而誤人亦不少。方別尋得一頭緒。似差簡約端的。始知文字言語之外。真別有用心處。恨未得面論也。○答何叔京書曰。若使

道可以多聞博觀而得則世之知道者為不少矣  
 其近日因事方有少省發處如為飛魚躍明道以  
 為與必有事焉勿正之意同者今乃曉然無疑日  
 用之間觀此流行之體初無間斷處有下工夫處  
 乃知日前自誑誑人之罪蓋不可勝贖也此與守  
 書冊泥言語全無交涉幸於日用間察之知此則  
 知仁矣又曰某緣日前無深探力行之志凡所論  
 覺悟欲勇革舊習而血氣已衰心志  
 亦不從強不知終能有所濟否也 ○答程允夫  
 書曰大槩此事以涵養本原為先講論經旨特以  
 輔此而已向來泛濫出入無所適從名為學問而

實何有亦可笑耳 ○答黃直卿書曰為學直是先  
 要立本文義却可且與說出正意冷其寬心玩味  
 未可便令考校同異研究纖密恐其意促迫難  
 得長進將來見得太意畧舉一二節目漸次理會  
 蓋未晚也此是向來定本之誤今幸見得却須勇  
 革不可苟避譏笑却誤人也 北溪陳氏曰若先生  
 平日教人最喫緊處  
 尊德性道問學二件工夫固不偏廢而所大段著  
 力處却多在道問學上江西一派却只是厭煩就  
 簡偏在尊德性上去先生蓋深病之 ○朱子晚  
 年答項平父及林擇之劉子澄何叔京程允夫黃  
 直卿書其言如此朱子沒後陳氏之言如彼則考  
 亭之學固不俟一再傳而未免失真者矣宜臨川  
 吳氏於此溪有不能  
 滿焉殆此類也夫 ○勉齋黃氏答李敬子書曰



古先聖賢言學無非就身心上用工夫。人心道心。直內方外。都未說近講學處。夫子恐其識見易差。於是博文約禮對言。博文先而約禮後。博文易而約禮難。後來學者專務其所易而常憚其所難。此道之所以無傳。須是如中庸之旨。戒懼謹獨。為終身事業。不可須臾廢。而講學窮理。所以求其明且正耳。若但務學而於身心不加意。恐全不成學問也。人蔽其心。不可測度。欲一以窮之。捨禮何以哉。詞氣容止之間。應事接物之際。察其中理。不中理。不得其七八矣。以此律之。庶不至流而為口耳。

之學也。嘗觀明道先生語謝上蔡云。諸公來此。只是學某說話。上蔡請益。明道云。且靜坐。程門如上。蔡可謂務實為己者也。明道尚以此箴之。使視今之學者。則豈不大為之大息乎。老矣。他無所望於世。只是望得先師之學有傳。故不自知其僭越。及於此也。○又曰。每念先師以一生辛苦著書。惠後學。光明焯焯。而諸生莫有能達其肯趣者。又復數年傳習。益訛先師之目。將不瞑於地下矣。○果齋李氏曰。洙泗以還。博文約禮兩極。其至者先生一人而已。先生教人。規模廣大。而科級甚嚴。循循有

序不容躡等。至於切已務實。辨別義利。毋自欺謹  
其獨之戒。未嘗不丁寧。艱到提耳而極言之。每誦  
南軒張公無所為而然之語。必三歎焉。晚見諸生  
繳繞於文義之間。深慮斯道之無傳。始頗指示本  
體。使深思而自得之。其望於學者益切矣。○慈溪  
黃氏曰。古者教人為學。以躬行為本。躬行以孝弟  
為先。文則行有餘力。而後學之所謂文者。又禮樂  
射御書數之謂。非言語文字之末。今之學者。乃或  
反是。豈因講造化性命之高遠。友志孝弟謹信之  
切近乎。二程先生推明周子之說。以達於孔孟。由

性命而歸之躬行。其說未嘗不兼舉。後有學者。宜  
已不待他求。不幸二程既歿。門人弟子多潛移於  
權學。而不自知。雖晦翁先生。初年亦幾陷焉。後始  
一切反而歸之平實。平生用功。多於論語。平生說  
論語。多主孝弟忠信。至其言太極性命等說。乃因  
一時行輩。儒先相與講論。而發。文公既歿。其學雖  
盛行。學者乃不于其切實。而獨于其高遠。講學捨  
論語。不言。而必先太易說論語。捨孝弟忠信。不言。  
而獨講一貫。凡皆文公平日之所深戒。學者乃自  
偏徇。而莫知。返入耳出口。無關躬行。竊嘗慶之。酌

水者必浚其源。浚其源為酌水計也。反舍其水而  
不酌何義也。食實者必溉其根。溉其根為食實地  
也。反棄其實而不食何見也。正躬行者必精性理  
精性理為正躬行設也。反置躬行於不問何為邪。  
漢唐老師宿儒沉於訓詁多不精義理。近世三尺  
童子承襲緒餘皆能言義理然能言而不能行。友  
出漢唐諸儒下是不痛省而速反之流弊當何如。  
邪竊意儒先講貫已精之餘正學者敬信服行之  
日由儒先之發明以反求乎孔子之大旨知性命  
之從來以歸宿於孝弟之實行又可更求多於言

語聞哉。○又曰。理有自然本不待言。夫子有不得  
已而見於答問者亦皆止為學者躬行而發。周程  
既歿學者談虛以偽易真是非亂。文公先生於  
是力主知行之說必使先明義理別白是非然後  
見之躬行可免陷入異端之弊。此其拯世之心甚  
切析理之說甚精。學者因其言之已明正其身之  
所行為聖為賢何所不可。顧乃掇拾緒餘增衍浮  
說徒有終身之議論竟無一日之躬行甚至借以  
文奸轉以欺世。風俗大壞甚不忍言。文公所以講  
明之初意夫豈若是然則吾徒其可不重加敬省

卷四

三十一

而徒以多言為能哉。○臨川吳氏曰：天之所以生  
人之所以為人，以此德性也。然自聖傳不嗣，士  
學歷宗漢唐千餘年，董韓二子依稀數語，近之  
而原本竟昧昧也。逮夫周程張邵興，始能上通孟  
氏而為一。程氏四傳而至朱文義之精密，又孟氏  
以來所未有者。其學徒往往滯於此而溺其心。夫  
既以世儒記誦詞章為俗學矣，而其為學亦未離  
乎言語文字之末。此則嘉定以後朱門末學之敝  
而未有能救之者也。夫所貴乎聖人之學，以能全  
天之所以與我者爾。天之與我德性，是也是為仁

義禮智之根株，是為形質血氣之主宰。舍此而他  
求所學，何學哉！假而行如司馬文正公，才如諸葛  
忠武侯，亦不免為習不著行不察，亦不過為資器  
之超於人，而謂有得於聖學，則未也。况止於訓詁  
之精講說之密，如北溪之陳、雙峯之饒，則與彼記  
誦詞章之俗學相去，何能以寸哉！聖學大明於宋  
代而踵其後者如此，可嘆已澄也。鑽研於文義毫  
分縷析，每猶以陳為未精，饒為未密也。隨此科臼  
中垂四十年，而始覺其非。自今以往，一日之內，子  
而亥，一月之內，朔而晦，一歲之內，春而冬，常見吾

德性之昭昭如天之運轉如日月之往來不使有須臾之間斷則於尊之之道殆庶幾乎於此有未  
能則問於人學於已而必欲其至若其用力之方  
非言之可喻亦味於中庸首章訂頑終篇而自悟  
可也按學者之弊非馳心簡捷蕩而為異學之空  
處則極意鑽研流而為俗學之卑陋在先哲  
之時已然而況後此三百年之久哉勉齋黃氏果  
齋李氏親受業考亭而得其傳者其隱憂如此慈  
溪黃氏臨川吳氏皆私淑考亭而與聞斯道者其  
公論又如此則其知之真見之的誠若有天相其  
間而不使斯道之終晦于天下也學者於此痛  
刻骨以朱子為師以敬為入道之要求放心尊德  
性而輔之以學問先之以力行堅之以持守俾空  
虛者反就乎平實卑近者上達于高明則聖門全  
體大用之學或庶幾焉而此經所撫亦  
不為空言矣有志之士願相與勉之

卷四終

西山先生心政二經梓行已久然嘗諦觀之  
心經有先生所自贊其出手手訂無可疑者  
若政經則雖首以經訓而附以漢晉隋唐守  
令之事凡先生所歷州郡榜示諭告之文亦  
雜附之乃自名之為經竊恐未然豈先生嘗  
手錄經史牧民之要備省覽而後人附會以  
成之欲與心經相媿故邪或者以心為體政  
為用庶幾成一家之說此尤不然程子曰心  
一也有指體而言者有指用而言者朱子大

學章句亦以心之全體大用爲言茲乃獨指  
心以爲體豈非舛之甚邪况聖人之政必由  
身而家而國而天下凡制禮作樂修內攘外  
用人理財皆政之大者不一及之而規規于  
民社之間舉措禁戒之蹟誠有不可知者故  
今獨取心經爲附註而政經未暇及焉以爲  
誠有得于心學則舉而措之無施不宜其體  
備其用周有不俟乎他求者矣

弘治五年壬子八月朔日

敏政

再書

心經附註我

尊墩先生本

西山真文忠公心經爲綱採摭

程朱以下太儒之言互有發明者疏於下蓋  
備忘之書也惟道原于天散于事而具于心  
古今無一息間自

堯舜禹湯文武立法以治天下

孔魯思孟垂教以詔後世更相授受雖若小  
同大抵教人守道心之正遏人心之流耳中

古以來在上者溺好尚之偏而徂于功利在下者各以意之所便爲學而斲幸見聞故心學晦焉千四百年而濂洛諸大儒始出暨我文公朱子廓而著之由是心學粲然後明於世矣西山出數君子之後實嗣其傳撫爲此經誠大有功于學者第所撫經語詞約理備而註亦渾然如經學者未能遽了先生講授之暇爰輯舊聞折以已見附註其間然後操存省察之功全體大用之學如指諸掌學者

得之豁然冥途之覺醉夢之醒蓋於此見道之在人心不可泯如此然非

先生析之精而合之大惡能與於是哉祚執經門下敬誦之餘不敢自私請刻之以惠後學傳四方使天下後世之人曉然知心學之正傳而加存存之功則先生此書將大有裨于斯道豈獨備忘而已哉工既告完謹述所聞于先生者併識歲月於末云

弘治壬子十二月望日門生歙西沙溪汪祚  
識

夫此書之於世也其功固不淺矣然其所以  
五穀而飲之者其味固不淺矣然其所以  
學問而求之者其味固不淺矣然其所以  
賢問而求之者其味固不淺矣然其所以  
此書之於世也其功固不淺矣然其所以  
五穀而飲之者其味固不淺矣然其所以  
學問而求之者其味固不淺矣然其所以  
賢問而求之者其味固不淺矣然其所以

心經後論

混少時游學漢中始見此書於逆旅而求得  
之雖中以病廢而有晚悟難成之嘆然而其  
初感發興起於此事者此書之力也故平生  
尊信此書亦不在四子近思錄之下矣及其  
每讀至篇末也又未嘗不致疑於其間以為  
吳氏之為此說何見墓墩之取此條何意其  
無乃有欲率天下歸陸氏之意歟既而又自  
解以為朱子之學大中至正無墮於一偏之



弊矣猶自謂有浮泛之失力戒門人以收斂  
著實功夫自今而邇來之其從游之士私淑  
之徒或未能深體此意流而爲口耳之習者  
不少二公生於其後而任斯道採流弊之意  
切不得已而爲此言是亦朱子之意耳亦何  
傷之有哉所可疑者草廬之爲陸學當時已  
有其議後世公論亦多云云又未知篁墩之  
爲人與爲學畢竟何如耳頃者橫城趙士敬  
因讀皇明通紀錄示其中篁墩公事實數三

條然後畧知篁墩之爲人與爲學乃如此於  
是慨然而嘆怒焉而傷者累月而猶不釋也  
蓋其二條內其一賣題事也而此事梗既曾  
於孤樹哀談見之矣公與劉健齊名而嘗偶  
言健短於詩健啻之此獄之成健爲之也澠  
以爲賂賣之事稍知自好有廉隅者不爲而  
謂以公之賢求古人心學負天下重名而爲  
之乎况彼時健方入閣用事安知其誣構發  
劾者不由於承健風旨而然乎其一二汪循之

論謂公於勢利二字未能擺脫得去此未知  
所指爲何事若果有實事之可指則是自不  
免上蔡鸚鵡之譏其於心學之傳固難譏爲  
不然吾恐循也徒見斯人曾被賣題之累因  
以勢利目之也則其事之虛實既未的知又  
安可以是爲斯人之定論乎其二則陳建論  
公道一編說也其說云篁墩欲彌縫陸學乃  
取朱陸二家言論早晚一切顛倒變亂之矯  
誣朱子以爲早年誤疑象山晚年始悔悟而

與象山合其誤後學甚矣因爲之著學部通  
辨編年考訂以究極同異是非之歸云噫信  
斯言也篁墩其果誤矣其爲學果有可疑者  
矣蓋嘗思之朱陸二氏之不同非故有意於  
不同也此儒而彼禪此正而彼邪此公平而  
彼私狠夫如是安得而相同邪孔子曰博學  
於文約之以禮子思曰尊德性而道問學孟  
子曰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二者之  
相須如車兩輪如鳥兩翼未有廢一而可行

可飛者此實朱子之說也吾儒家法本自如  
此老先生一生從事於斯二者纔覺有一邊  
偏重即猛省而痛改之故其見於書尺往復  
之間者互有抑揚此乃自用吾法而自相資  
相採以趨於大中至正之道耳豈初年全迷  
於文義之末及見象山然後始悟而收歸本  
原乎哉余未見道一編未知其為說如何然  
執書名而換陳語其必謂道一而無二陸氏  
頓悟而有一朱子早二而晚一苟如是則是

陸無資於朱而朱反有資於陸矣斯不亦謬  
之甚耶昔程允夫欲援蘇而附於程有蘇程  
之室之語朱子斥之曰是無異於雜薰蕕冰  
炭於一器之中欲其芳潔而不汙蓋亦難矣  
愚謂皇墩之欲同一家殆亦同歸於允夫之  
見矣向使朱子真有晚同之實則陸氏之死  
也與人書何以嘆其平日大拍頭且叫喚而  
遽至此哉又何以憂其說頗行於江湖間損  
賢者之志而益愚者之過哉又象山嘗告其

心經付注 卷論

門人曰朱元晦如泰山喬嶽惟恨其自是已  
見不肯聽人說話語不能盡其本是則二氏之  
平日未嘗有一語相許以道同也而後人欲  
牽合附會強使之同歸豈可得耶其見既誤  
則其心亦苟至以是著為成書將以誤天下  
後世之人也殊不知已往之跡一定而難易  
是非之明無時而可欺其所勤苦而僅就者  
適足以見吾心之罅隙而來天下之譏議由  
是觀之賂賣之獄雖曰誣陷而勢利之誦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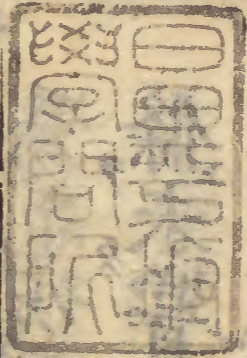
或有以自召之也此混所以嘆傷累月而猶  
未釋者也或曰如子之言心經其本足尊信  
乎曰是則不然也吾觀是書其經則自詩書  
易以及于程朱說皆聖賢大訓也其註則由  
濂洛關閩兼取於後來諸賢之說無非至言  
也何可以筆擲之失而弁大訓至論不為之  
尊信乎曰其他固然矣至於末章之註也既  
以朱子說分初晚之異而以草廬之說終焉  
此正與道一編同一規模議論也予何譏斥

於道一而反有取於此註耶曰徒務博文而  
少緩於約禮則其弊必至於口耳之習故朱  
子於當時其憂之戒之之切誠有如此註所  
引十二條之說其門人之述行狀又云晚見  
諸生繳繞於文義始頗指示本體云云則尊  
德性以救文義之弊非篁墩之說也乃朱子  
之意固然也篁墩於此但不當區區於初晚  
之分耳若其遵朱子之意贊西山之經註此  
於篇終欲以揅末學之誤實亦至當而不可

易也况只引朱說而補以諸儒發明朱說之  
條未嘗一言及於陸氏之學以為朱子晚悔  
而與此合如道一編之所謂乎故混竊以謂  
今之學者當知博約兩至朱子之成功二功  
相益吾儒之本法以此讀此經此註而不以  
篁墩道一編之繆參亂於其間則所以為聖  
為賢之功端在於此矣其尊之信之當如何  
哉許魯齊嘗曰吾於小學敬之如神明尊之  
如父母愚於心經亦云惟草廬公之說及復

研究終有伊蒲寒氣味羅整菴之論得之學者當領其意而擇其言同者取之不同者去之其亦庶乎其可也皇明嘉靖四十五年歲丙寅孟秋日真城李滉謹書

心經附註卷四終



慶安二年仲春日  
村上平樂寺開板

寬政戊午

